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一回 避嚴親畏罪走他鄉 入深山窮途遇劍客

何人引我染風塵？荏苒韶光年旬五！衣冠顛倒辱為榮，放浪形骸玷曾祖。都門赤子不堪言，風流乞丐甜中苦。破衣如繡勝錦團，淡飯饕餮充腸肚。口似懸河若水流，心同寶鑿如案牘。文驚四座吾說評，點綴八方皆仰俯。鼓舌搖唇論盛衰，貶佞褒忠談今古。舌筆之業樂如何？脫去襤衫更黼黻！

鄙人流寓津埠二十餘載，棲身評書界內，言講《雍正劍俠圖》一書，多蒙各界歡迎，甚為抱歉！菲劣之材，何敢現丑報端？今蒙本報相聘，不揣冒昧，特奉原書以供閱者。然將來首尾不接之處，所在不免，尚祈諸君原諒見教是幸。

是書以武俠之技，提倡武術之精神。內中醫卜星相、三教九流、各色言情、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風花雪月、怪力亂神，由淺入深，無奇不有，是為長篇小說之目的。

此書始於滿清康熙五十四年，終於雍正。由紫氣東來，臨九朝八帝（按滿清乃十帝，何言九朝八帝？由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、宣統，惟光緒承繼同治。自古有承繼，未有繼中之繼。因童謠云「八輩五，沒根基」。其言已驗，因遜位焉。）皆稱明君。惟康熙年間，普通小說最多。雍正結交劍俠，豈無知者？按原書，當雍正繼位，康熙敕封十四太子允禩。雍正乃四太子，聖諱胤禛，當時為熙聖主所不齒，因結交俠客，後文方有二老盜寶匣於乾清殿，刪改聖旨，雍正方有九五之尊。此乃是書之大旨。

開書若由雍正講演起來，豈不唐突。那末應由何處而起呢？單言一農人，此人家住哪裡，姓字名誰？眾公少安勿躁，且聽我慢慢的道來。

在北京京南霸州城南童家村，姓童名林，表字海川，年方一十八歲，相貌魁梧，秉性剛直，純厚敦篤。生平有一樣古怪的性格，不諾寡信。或有人失信於他，絕不與交。惟有粗獷過猛，是其劣也。家有嚴父童懷，慈母楊氏。

外有叔伯兄弟童緩，因無所依，遂一處同居。家住東村口第一門，房數椽連場隔院，良田五十餘畝，雖非富戶，然亦稱小康，雖不是詩書門第，總算勤儉人家。一家四口，頗稱相得。外有長工、月工。

是年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兵歸甲庫，馬放南山，海晏河清，萬民樂業。

要是在村莊上，無非是農務，春種秋收，提籃撒種，半年忙，半年閒，莊稼勤務。頂到春種秋收，青年子弟，在家無事，各家恐其效尤，差不離各村，均要請武術教習，令其習練。單說童家村，請了一位教師，滄州人，姓李名直，外號人稱彈腿李，就在本場院練習，童林也在其內，練習彈腿，並有青年子弟二十餘人。不過就是六合刀、六合大槍，均都是花拳等類，沒有真實的硬功。惟有彈腿，是這一位李教師的專門。這個彈腿呢，分為六家師。何為六家呢？分串拳門彈腿，化拳門彈腿，回回門占四家彈腿，共分為六家師。

此是少林的絕藝，按僧道俗共為六家。《拳經》有云：「南京到北京，彈腿出於教門中。清真正教實傳授，留下彈腿十趟拳」。故六家中為回回彈腿最好，故《拳經》上有歌詞為證：名師授我十趟拳，術理無窮妙無邊；頭趟順步單鞭式，二趟十字奔腳尖，三趟披蓋夜行臨，四趟稱抹步斜纖，五趟力要猛，六趟防腿式單看，七趟雙看多急快，八趟須還腿相連，九趟連環須捧索，十趟見彈復周全。後人休笑式法單，拳到臨時多機變。

此為回回十趟彈腿。少林彈腿十二趟，即和尚彈腿。道教為串拳彈腿，此為彈腿之根基。為何將彈腿言之鑿鑿呢？凡練武術，各種拳腳，是皆由彈腿而起。童林乃書中之主角，此謂初蒙之始，故巧遇李直，得彈腿之精華，後遇劍客，方能一學而成。

天天聚練，無奈好事多磨，不料李教師家裡來了一封家信，家內有緊要的事務，只得回歸家內。這場子一散，各家子弟均都效尤。惟有童林，不肯將工夫丟失，仍然每日照常用功，二五更的功夫，仍是不攔。好在家中諸事，自有老父照管。清晨在場院練完，必要出東村口，繞北村口，進西村口，回歸家內。及至回到家中，早飯已然做熟。因為鄉下的飯，做的最早，每天家常的飯，不過就是玉面饅饅、熬小米粥，吃完了也就無事可做。這一日，起晚了一點，將功夫練完，只得到村外邊去閒溜一趟，進西村口。在北面有三間更房，這三間房子是村中公共所立，專辦一切善舉及青苗會等等的事情。

村子裡打更的，在內居住。所有本村閒散的人、年老的人，無事聚坐閒談，時常鬥紙牌，無非是解悶，也沒有多大輸贏。（誰說「鬥個紙牌，也在書內嗎？」若不因此，童林好好的日月，豈能逃亡在外，巧遇劍客？這正是書中緊要的關鍵。）童林進了西村口，看見更房裡面，有不少人在內聚談，童林也時常在裡閒坐。今天正走到外面，眾人看見童林走來，內中有一個，姓劉名祿，論來是童林長輩。童林尋常和睦鄉里，親近四鄰，人緣最大，都愛惜童林純厚。這位劉爺往裡相讓道：「海川，少見哪，因為什麼總不到這裡頭坐？」童林含笑回答：「家事太忙，您一向可好？」說著進了更房，一同落坐。劉爺首先含笑開言，叫道：「海川，你是個沒事的人，我們幾位今天也閒暇，我們要商量鬥個小牌，你來正好，咱們解解悶。」童林未及回答，旁邊一個答道：「要是鬥牌，可是有我。」童林觀看，心中有些個不悅。怎麼呢？這個人的品行不好，乃市井無賴，是在村中過闊了的家當，沒有不怕他的。因為什麼呢？

此人姓王，排行在三，小名叫狗兒，外號叫青草蛇。這小子，在村子裡邊無惡不作。為何叫無惡不作呢？終日裡，在莊子裡假充光棍，與人拍頭抹血，欺負老實人，踹寡婦門，跟未滿月的孩子打架，能打個十個八個的。打瘋狗，罵傻子，這還不要緊。你要是得罪了他，趕到青莊稼長成了的時候，他夜間跑到你的莊稼地裡去。高粱將要收成的時候，他把高粱穗，都給你弄了下來，扔到地下。要不然，玉米長成，他全給掰了下來，扔那麼一地。他也不要，他是成心禍害人。這還不算，等到秋收冬藏，糧食入囤，柴草上垛，夜裡給你弄把火。他那個胎子，身量不高，橫下卻有。一身藍布褲褂，白襪子，穿一雙踢死牛的灑鞋。這個腦袋的造像，四六旋不出個球來。兩道小眉毛，再配一雙狗眼，一嘴的食火，兩個兔子的耳朵。還是真蠻橫。打遍了街，罵遍了巷，單打單鬥，還是真打不過他。真要能打他，打輕了他不怕，打重了還得料理他。貧寒之家，惹不起他，真有勢力之家，好鞋不踏臭狗屎，沒有那麼大的工夫理他。

童林是何等的人物，豈能看得上他！又不好得罪他，常言有云：能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（那位說，「你們說書的，怎麼那麼嘴損？」不是要褒忠貶佞麼？若非此人，童林豈能惹滔天之禍。）童林笑道：「三哥，您若願意鬥，讓您！我還真沒有工夫。」青草蛇一聽，把眼那麼一翻，嘴一咧，道：「嘿！海川，你不鬥牌，你是多心我。」童林趕緊合笑道：「三哥，您願意鬥，我還喜歡和您來。沒有您我還不來。」王三冷笑道：「是呀，那麼咱們四位都是誰？」劉爺答言道：「有張二爺，咱們四家不好嗎？」張二爺道：「咱們把前後窗戶滿都摘下來，過堂風涼快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對。」王三道：「海川，你上炕裡邊去，靠著窗檯面向北。」海川笑道：「就是我年輕，焉能那樣子呢？」大家說：「不可拘束。」「那麼我就斗膽依從了。」

「張二爺在東面，劉爺在西面，我老王坐在炕邊向南。咱們牌呢？」大家拿過牌來，放好了牌墊，把牌放在當中。王三說道：「海川，你先搶牌。」童林微笑，「我若先搶，我可就是頭牌。」「哪有那麼放的呢？你搶。」童林果然伸手翻牌，卻是九萬，「怎麼樣？是我頭牌」。大家言道：「你真有頭牌的命兒。」於是這四位就鬥起牌來。

唯有這個要錢哪，最品人的性情，要不要錢怎麼能有賭品呢。劉爺、童林，倒是隨便一斗，無非是解悶。惟有這個王三，素來他的品行就不端，頂到要上錢哪，那就不問可知啦。醜態百出，不是摔牌，就是罵街，真可稱得起：手握多張，如擊團扇，左顧人而右顧己，真是望穿鬼子之睛，費盡魍魎之技，非得把小鬼的能耐拿了出來，方才能贏錢。他原本沒有多少錢，坐下他就想贏，輸了他就要滾賭，找碴打架。這個要錢場呢，原有這個毛病：誰不會來、誰不能賭，誰准贏錢。可巧三家輸，就是童林一家贏，真是

錢奔大堆。哈哈，就是童林不會賭，就是他贏。這位王三爺，真是水弔子坐在煙筒上，怎麼講呢？就是他沒開和（和）。他看了看自己錢哪，只剩下三文錢，手裡這把牌不和，底下的錢真不夠輸的。看手中牌，非叫七萬不和。因為什麼呢？六萬、八萬手裡頭的張兒，是腰裡插槍，獨叫七萬，方能滿牌。他看了看牌地上的亂牌，已經有了三張七萬，那一張七萬，還不定在誰的手內。

這把牌是非輸不可。他一著急，要用腥賭。何為腥賭呢？俗說就是偷牌。

他用手將亂牌裡的七萬，扒拉在上面。相近牌桌，他是用右手去抓牌，暗在拳著那三個手指上，用舌一舐。第二指卻不在牌桌抓牌，用那三個手指上的唾沫，將亂堆的七萬，沾了起來，將手一拳，高聲叫道：「哈哈，自掏七萬，趕緊與我家裡報喜，我可和了牌啦！」童林眼快，看見了他是偷牌，這個名子又叫係牌。童林將自己的牌一合，放在牌地以上，叫道：「三哥，這個錢我們不能輸。」王三把眼一瞪，說道：「怎麼呢？我好不容易頭回滿牌。童林，你這不是給我添滿嗎？」童林接著說道：「要是從亂牌裡挑，那事我也會啊！」

王三聽罷，氣往上撞，忙說道：「你看見我挑了嗎？」說話之間，站起身來，立於炕沿之上。此時童林看他羞惱成怒，勢將用武，童林也就站起身來，立於炕裡，面向王三。青草蛇用左手指著童林，說：「你真可惡。」遂用右手向童林面上「吧」的就是一個耳摑子，所幸童林練過一身好武術，早就預防。

童林見勢不好，忙將左手一揚，王三的手正磕在童林左臂上。童林一伸手，用了個「黃鶯掐粟式」，正托在王三的脖項之上。這個亂子可就大了！王三來了個仰面朝天（缺少個一聲歎。七擒孟獲也上來了），王三就倒在炕底下，一翻身就爬起來。素常真還沒吃過這個虧，這可是「接三」的竹竿子，他就火兒了。一聲怪叫：「哇呀！」勢如衝鋒，決一死戰。無奈屋中人多，連看門牌（別名叫「看歪脖子和」）十幾個人，還能看他們打架嗎？大家只得相勸，自然向著童林的人多。大劉爺上前相攔，笑道：「王三弟，你可不准這樣。讓童林年輕無識，有我們評理。」王三一看，大家都向著童林，明知打不出圈去，他便高聲喊叫：「姓童的，我與你完不了啦！」童林說道：「好好！」童林怒目相視的叫道：「王三，今天我可要收拾收拾你啦！」王三聽罷，氣得他渾身亂抖。王三大聲嚷道：「今天人也太多，此處也不是打架之地，攔著你的，放著我的，咱們兩個人後會有期！再見吧。」王三說罷，一轉身，一溜煙似的跑啦。這就是王三伶俐，明知打不過童林，自己找台階下了，打算日後暗算童林，這且不表。

大家勸著童林，童林餘氣未息。劉爺說道：「海川，你這是多餘，跟他作什麼？常言有話，人不跟狗鬥。其實我們大家，也看見他偷牌啦，你就作為沒看見，其實他也贏不了。你非得說明白，鬧起來，有什麼意思？再說有我們在場，還能叫你吃了虧嗎？我見見王三，日後與你們和氣和氣，還得與你們見個面，免得日後誰找報誰。再說，倘若此事要是傳到你們老人家耳內，我們不是都不好看嗎？得啦，你也消消氣，千萬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」童林道：「這東西真是可惡，我早就惦记著他啦，不是一天半天的。要不是眾位在其中解勸，今天非管教他不可。」大家一聽，齊笑道：「得啦，童林，別生氣啦。跟他也不值，來來來，咱們三家鬥吧。」童林說道：「天也不早啦，我也得回家去。今天與王三賭氣，若叫我父親知道，反為不美。咱們是改天再見，我得回家看看。」於是就收拾收拾自己東西，便與眾人告辭回家。

出離更房，一邊走著，一邊心中暗想：「王三這小子，真不是好人，倒得留心防備他點才是。」自此，到家後，日夜的防範，好在沒事。

雖然如此，常言有句話，好事不出門，歹事行千里。這天外面評論此事，這一評論不要緊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可就傳到童林父親耳內。他老人家雖聽說童林在更房，日日鬥牌，又與王三打架，究竟不知細理，他老人家也不追問，自此在童林的身上，可就留上心了。老人家雖然年邁，精神倒是很好，對於莊稼院的日子，克勤克儉，一到晚間，自己點著燈籠，前後院都要看一看，門都上好，這才安歇睡覺。一到清晨，起得還早，雖不比朱夫子治家的格言，也要清晨早起，灑掃庭階，內外整理。天天起來，將屋中收拾乾淨，用掃帚把前後院都掃乾淨。這一日，正掃門前，有鄰右幾個孩童，在門前亂跑。內中有一個小孩，名叫小二哥，老人家很愛惜他機靈，遂問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去，別跑，看拗著吧！」小二哥仰著小臉笑道：「我們上西村口玩耍去。」老人家點頭：「小二哥，你要上西村口，看你大哥童林，在更房裡做什麼呢，與我送個信來，我給你錢買點心吃。好孩子，你去趟吧！」小二哥答道：「我去，您等著。」說罷，帶著一頭狗兒，一群小孩，走到更房，往裡一看，可巧童林在此。正在那更房裡面，坐在炕上，面向著裡鬥牌呢。小二哥看見如此景況，遂叫：「三頭，狗兒，你們在西村墳地等我，我與童老伯送個信去。」來至東村口，正趕上他老人家，將掃完門前，小二哥遂叫道：「老大爺，童林大哥在西村口更房裡鬥牌呢，耍還不小。」老人家聞聽，概不由己，心中有氣。內中暗想：這個莊稼人，除去春種秋收，別無消耗。吃喝，無非村中鄉糧；嫖之一途，村中無有；唯賭之一道，甚為可畏，可以由淺入深，家中五十畝良田，不足以供賭品。想至此，老人家焉得不惱，遂叫小二哥，回手掏了兩文銅錢：「給你買點心吃！」小二哥說道：「謝謝您。」

接錢去了。

他老人家將掃帚往脅下一挾，往西村口而來。臨近更房，早看見童林手握多張紙牌，面向裡，正在高興之際。童懷有心到窗下，伸進手去抓住童林，重責他一頓。又恐怕傷了鄰右的臉面。倘若童林還口，又怕人恥笑教育有乖，雖然是當面教子，總也得與他留些個體面。不如先進到裡面閒坐，作為沒看見他。他若知改前非，那還罷了，他若不改，然後再責罰於他，眾鄰也沒的可說。這就是童懷的老成之見（父有愛子之心，在所不免，還是由素日溺愛而起）。於是遂走至更房之內，說道：「眾位解悶呢！」大家這才看見童懷，大家拱手道：「請坐吧！」惟有童林，正在看牌之際，猛見老父，只駭得滿面通紅，不能成語。將牌往牌地上一合，這一分羞慚恐懼，景況難堪，將頭一低，難以說盡。老人家見此景況，知道他抱愧，也就不便再言，遂向眾人說：「家中有事，回頭再見。我不過到這兒看看，眾位隨便吧。」說罷拱手告別，出離更房，回家去了。劉爺臉上一紅，與老人家多年的交情，今天與童林在此鬥牌，顯著有些不對。遂向童林含笑說道：「好在老人家沒看見你，咱們還接著鬥吧。」童林說：「不對，老人家早看見我啦，所以父不見責，全在眾位的面子上。我若再賭，更顯著不對啦！眾位，這牌我也鬥不下去啦，無非回家請責領罪。」劉爺說：「那麼也好。回到家中，老人家說你，你可別言語。」童林說：「我還敢言語？眾位咱們散了吧，回頭再見。」於是收拾收拾錢，與眾告辭。回到家中，幸好老人家並不提此事。童林也知改悔，從此很少上更房。無非每天早晨照常練習拳腳，至早晨繞彎，走到西村口更房門前，必緊走幾步回家，習以為常。

這一日，童林練完彎，正走在更房的門首。門口上站立三人，有前次鬥牌的劉爺、張爺，還有本村的曹二叔。童林道：「眾位閒坐，回頭見。」

劉爺說：「少見哪，進來坐坐。」童林說：「實在家中有事，改日吧！」劉爺說：「你看，誰得罪你啦？老不上更房裡來，你進來坐坐，我跟你說話。」

童林無奈，只得相隨，走進更房，大家落坐。劉爺說：「今天早晨，我與張爺我二人打算鬥十和。張爺說，二人沒意思。這麼個工夫，曹二弟來啦，三人可以鬥啦，二弟偏說我二人商議好啦，三家拐磨子拐他。他非四家不鬥，我說咱們門口站著去，有誰算誰。可巧海川你來啦！咱們四家鬥吧。」童林說：「我不行哪！」「你看，海川你鬥兩把，別人來了，你再讓。」童林駁不過劉爺去，說：「我可沒工夫，有人來我就讓。」「就是吧，海川你上炕裡邊去。」於是拿牌，大家落坐，仍然是劉爺在西邊，張爺在東邊，曹爺在炕邊。大家搶牌，於是就鬥起來了。雖然說是鬥兩把就完，奈何錢眼上有火，鬥上就散不了啦。閒坐的人，愈圍愈多。連看歪脖子和的，有二十來人。屋中高談闊論。這正是土語有云：「要知朝中事，村中問鄉人」。正在熱鬧中間，不防小二哥帶著一群小孩，去西村口玩耍。皆因前次老人家童懷給過他兩錢買點心，因而每逢走到更房門首，必要看看童大哥。今日走到更房，正見童林在裡面鬥牌，遂說：「你們先走，在村外等我，我與童老爺送信：大哥又在此鬥牌。」眾小孩點頭道：「快點來，我們在村子外等你。」於是眾小孩奔西村口去，小二哥轉身，竟奔東村口。老遠就見童老伯拿掃帚掃街，於是高聲叫道：「老大爺，您快去

看看去吧，我大哥又在更房裡鬥上啦，耍兒很大，鬥得很熱鬧。」老人家童懷聞聽，概不由自己，心中有氣：好小子，沒改性，這是非打不可。遂說道：「好好，小二哥，給你錢，買點心吃。」

小二哥說：「您不用給啦，不要啦。」老人家說：「拿去！」隨說著拿著掃帚，竟奔更房裡來。臨至更房相近，早看見童林，坐在炕上，仍是面向裡，正要得高興。老人家有心由門口進去，又怕童林由窗台跳走。「莫若我由窗台進去，揪住他給他一頓掃帚，看他知改不知改。」老人家到了窗台下，惡狠狠的上了窗台，左手揪住童林的發辮，右手舉起掃帚，照準頭部，「叭」就是一下。打得童林睜不開眼，不但童林不知是誰打他，就是屋中人，誰也沒看見老人家童懷。大家只顧看牌，哪有工夫往旁處看呢。聊齋《賭符》有云：「門前賓客待，尚戀戀於場頭，舍上煙火生，獨耿耿於盆裡。」童林被打，心中一動：「莫非是青草蛇王三，趁我不防，暗算於我。我豈能相容。」

遂將牌扔於牌地上。右手順自己脖項，往後一伸，揪住身後面的人的胸膛，左手由胯下圈至身後來人的腿部，膝骨點炕，將腰一弓，順手在炕下一撞。

老人家童懷這個樂可大了，頭朝下，就躺在炕底下去啦！腦袋碰了個大包。

這豈能與童林善罷甘休。童林趕到看見是他父親，已經嚇得膽裂魂飛，目瞪口呆，面色如紙。不用說老人家不能寬恕，就是眾鄉親，皆都怒視童林。怎麼呢？這個鄉村裡頭啊，最不喜愛的是不孝之子，亂七八糟的人家；最喜的是勤儉孝子之家。今童林雖誤傷老父，別看大家與童林那麼好，今犯公憤，大家有些個看不上童林。一同鬥牌的這位張爺，向著童林冷笑，豎著右手的大姆指頭，說道：「童林，你真不含糊，不枉你練過武術。你竟會打你爸爸。」

一陣陣的冷笑，（這就是慢毒），這位劉爺，怒形於色道：「海川，這個你可不對。你要在村子裡，像這個樣子，那可不行，這還了得！」惟有老人家童懷，含淚說道：「好好，人家是養兒防老，種穀望收，誰像我，家門無德，出此逆子。」說著立起身形，高聲喊鬧：「你就把我打死，我成全你的孝道。」

說著往童林身上就去撞頭。（好在沒喊巡警，那時還沒有呢。）童林哪裡還敢答言，一轉身，順窗台跳至外面，往西村口跑下去了。耳內聽後面老人家追趕，垢罵萬端，童林哪裡還敢回頭。跑至西村口外，聽後面沒有動靜，站住身形，扭頭觀看，幸而老父沒追。原來老人家童懷，被眾人勸解回去了。

單提童林，站在西村口外，如醉如癡，若在雲霧之中。舉止無措，真如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若再歸家，老父豈肯相容？就是村中父老，也難以相見。（看起來，人生天地之間，品行爲立身之根本。今童林誤傷老父，爲鄰右所不齒，真可稱百善孝字當頭。）童林想夠多時，無由歸家。猛然想起，自己的姑父，住在正西小劉村，名叫劉玉。只得去哀求姑父、姑母，從中排解，好回家請罪。於是向劉村而來，到了小劉村，正值他姑父在家，遂將自己所遭始末，從頭至尾，對他姑父說明，他姑父遂著實的抱怨了他幾句。好在姑母在旁勸解，遂將童林留在家中，又令他姑父，請出本村有頭有臉的幾位來，面見童懷，爲童林說情。無奈老人家童懷，氣恨不出，口風太緊。老人家也說得有理：「總是我教育不好，方生此忤逆之子。古人有云：有子不肖莫若無。眾位分心，情我領啦，總是我家門無德。哪一位若將童林陪了回來，我可是一頭碰死。眾位，我們爺兒倆個，是有他沒我，我認絕戶啦。」

大家一聽，關係人命，老人家又在盛怒之下，羞慚之時，萬難和平，只可過兩天再說。於是眾人告辭。劉玉回家，將此事對童林細說了一遍。童林一想，父親不能見容，在姑父家中住著，又覺無味，只得遠走。倘若時運變轉，發財還家，也許有的。這是他心內之事，別人哪裡知道。又住了兩日，遂向他姑父相商，「既然我父不容，您來往分心，我心裡也不忍讓您跟著爲難。我打算跟您相商，我到朋友家裡住兩天，您還是與我盡力。誰讓我將事做錯呢！我怕我父找到您的家中，多有不便。不如在朋友家中，躲避幾天。您借給我一個白粗布小搭褲，再借我兩吊錢。幾時我父親將氣消點兒，我再求您，給我哀求，我再回家。」他姑父皺眉說道：「你可別遠去，在哪兒住著，千萬先給我來信，到臨時我找你去。」於是將東西備齊，童林與他姑父、姑母告辭。他姑父送出村口，又再三的囑咐童林，千萬不可遠去。童林點頭應允，分手告辭。他姑父回家，暫且不提。

再說童林，他心中原沒有一定的投奔。自己打算逃往他鄉，自己混好了，發財回家。一來父母看著也喜歡，再者叫鄉親們也看看，我成材不成材。雖然是這樣打算，暗中已入了三不歸（怎麼叫作「三不歸」呢？但凡在外跑腿之人，在外逃亡，很多有這種病的。年青的人，不明世事，在村中看見人家，由家中逃走，在外頭髮了財，衣錦身榮，發財回家。他看著人家眼熟，他在家中稍不如意，也想在外頭髮財。及至逃在外省，舉目無親，又沒有文武賺錢的能力，資斧斷絕，沒有臉面回家，他一害臊，由此流落他方，絕無歸期，此為一不歸。再不然，身上無衣，腹內無食，病在招商的旅店，店家一看不好，恐其受了累，夜間將他搭至在荒郊，遂葬犬腹。此其為二不歸。或者在外，遇著有人扶持發財致富，娶妻生子，或在外戀其美色，竟忘卻家中的父母，竟不返裡，是為不孝不義之人也。其為三不歸。不信眾位請看，咱天津三不管，凍餓而死者，不可勝數，皆此三不歸之輩也）。閒言少敘，單說童林，信馬由韁，行無定所，竟往南走下來了。無非是曉行驛站，夜宿招商，非止一日。這一日，住在店房。查點自己的盤費，只剩下有百文錢之數。除去店飯錢，下餘不過二十文錢，明朝路費，又當如何？至晚間店內伙計算賬，見童老客雙眉悉鎖，伙計因問其故，童林備敘前情。伙計在旁慨然而歎，遂說道：「老客，你不知道在外跑腿的難處。我姓張，排行在二，我與你同病相憐。我當初在家，不受拘管，因負氣跑到外面，我自己覺得不知有多大的能耐，只落得舉目無親，流落在此店中，多蒙掌櫃的看我慇懃，將我收錄，到如今五年的光景，只落得衣食口腹。若不遇見店東，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要沒有文武兩科的能耐，千萬可別往外跑，俗語有句話，就是『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時時難』。還得有能耐，也就是文啦武啦都行，才能保全餬口。在家想跑到外面，蹬開了輪子，緩開了腳，發財致富。別妄想，沒有那個事！您得真有能耐，方能賺錢。老客你有什麼能耐？」童林聽了伙計一片言詞，言若金石，錚錚作響，嚇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冷汗直流。童林點頭，暗想人在外面作事很難，四望無親，手中無錢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回頭望著張二說道：「我生平沒有在外邊做過事，我在家中就是練過武術。」張二說：「什麼？」童林答道：「我練過武術。」張二說：「你不用說了，你准要練過武術，會把式，如今這個年頭，上元甲子，人人好練，習武術的很多，差不多各鄉村裡，都有把式場子。不用說別的，就說常言有話：『學會文武藝，售與帝王家』，帝王不用，售與識家。就說識家不用，頂沒有能耐，扔在土地上，亦得賺錢吃飯，就怕你不行。你要真行，明天就是集場，趕集的上店的亦多，你打聽打聽，我們這兒屬大名府管，張家鎮是個大鎮店。如果明天你在本鎮地上賣藝，有得是看的主兒。還是那句話：就怕你不行。」童林說：「行倒是行，有心賣藝，奈因手中缺少兵刃。」店小二說：「我這有口刀，（翠屏山也上來啦），可是竹片刀。我們店裡早先住過賣藝的，他臨走的時候，忘在這裡。我送給你用。」童林說：「那極好啦，我謝謝你。」伙計說道：「你等著，我給你拿去。」工夫不大，伙計把竹片刀拿了來。童林一看真好，正合自己使用。遂說道：「就這麼辦吧！可是還得明天叫你受累，把我領到集上去。」

伙計答應說：「行，您先歇著吧。」說罷伙計出去，各自安歇。一夜晚景無事，次日天明，伙計等候童林梳洗已畢，將店中事情辦完，太陽已經多高。

與童林商議一定，遂將童林帶到街前。童林一看，果然是集場熱鬧。趕集的上店的人還不少，兩旁設擺出攤者也不少，俱是莊稼農具。什麼杈把、掃帚、大鐵鍬、趕面棍、大炒勺、簸籬、簸箕等類，都是莊稼應用之品，買賣不少。

已經走到街的當中，路北有個大院，俱是趕集的生意，金披彩掛，快柳訓折（這是「弔坎兒」，江湖上的生意話。何為是金呢？總說是算卦的，都算金點。披呢？是扔到地下，以至修腳的那行，是在地下擺著的，就叫披。是變戲法的，都叫彩。是賣藝的，練武術的，皆為叫掛子行。唱竹板書的，為竹快；柳是唱大戲的；訓折就是說書的；此為生意道之俗稱。）還有賣野藥的，種種的玩藝兒，真是熱鬧非常。伙計將童林帶至北面，有個空場之地。伙計說：「你就在這個地方就行。你畫個圈兒，你就練起活來。我還回店，辦我的事去。我可能陪著你，咱們回頭再見。」伙計說罷，回小店去了。童林於是用竹片刀畫了一個圓圈，將搭褲放在北面，連竹片刀放在一處。他往當中一站，所有趕集的一看，這個樣式，是練把式的。又見童林長得魁梧，也真好看。童林

的身材是在中等，細腰紮臂，雙肩抱攏，猿背蜂腰；就是穿的衣服，打扮的不好看。土黃布的褲褂，白骨頭鈕子，左大襟，白高筒的襪子，兩隻大灑鞋。辮子挽了一個小疙瘩。從臉上看，可好看，紫巍巍的臉面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闊，雙耳垂腮，人字脖子，太陽鼓著，眼睛努著，腮幫子鼓著，精神百倍。趕集的一看，這是練把式的。那個年月，人人好練，都有尚武的精神。工夫不大，將童林圍住。這才有人說：「你別看穿的不好，打扮的像老趕，這叫鄉下把式。這個練把式的，必有工夫，一定是尖的。（什麼叫尖的呢？這練武術，分尖掛星掛。何為叫星掛呢？無非是行拳，三飛腳，兩旋風腳，披碴叭，拉幾個胯虎。瞧著很好看，練著還好練，其實沒有工夫。這就叫星掛。尖的呢？架式不多，還都是單架。看著真不好看，其實沒有真工夫不行。別看架式單，招招有式，式式有法。沒有幾十年的工夫，還真不行。非得內外相合，那才是尖掛呢。）你看他站在那兒不練，有多麼的威風。」那個就說：「那是站在那兒運氣呢。」其實不對，童林雖在家練過工夫，其實他沒有在外邊賣過藝，要過人家的錢，事之所擠，萬不得已而為之。今兒眾人將他圍住，早就臉上如同大紅布似的了。常言有句話：「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艱難。」論起來江湖賣藝，得有一套生意口，應當站在場子當中，先作個羅圈揖，別名叫「揚揖」。道得兩句生意話，什麼人窮當街賣藝咧，虎瘦攔路傷人，在下姓什麼叫什麼，必要道得一遍老師傳捧場的話，這才溜溜腿，然後再練，練完了要錢。如有不給錢的，給他些個刮剛（刮剛就是說閒話）。童林哪裡行呢？不用說刮剛繞脖子的生意話，以致大家圍上了他，他臉就紅啦！瞪著兩隻眼睛，看著眾人，眾人看著他，這真稱得起是「張飛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。」工夫大啦，大家說「怎麼還不練呢？」童林說：「我就練，你們都來啦！」大家說：「我們早來了半天啦！」童林說：「可是這麼著，練完了我可要錢哪！」大家說：「練好了我們就給錢。」童林說：「不給錢，一位可走不了。」大家一聽，這不是練把式的，簡直是路劫明伙，大家倒都樂了：「你練吧！」童林於是抱拳，大伙說：「真是練把式，插手就練。」練了一趟大紅拳。內有拳贊為證：跨虎登山不用忙，斜身繞步逞剛強。上打五花炮，下踢抱腳樁。喜鵲登枝沿邊走，童子拜佛一炷香。霸王舉鼎千門式，金雞獨立站中央。

練完了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。行家一看，他練完談笑自若，腳下紮根入定，觀看姿式，真有幾年的工夫。大家叫好，童林說：「好哇！要錢啦，可得多給。」大家一聽，真是「老趕」把式，一句生意話沒有。真有大把的往場子裡拋錢的。童林一看，滿地銅錢，大約有吊掛來，夠吃飯住店的啦。你倒是接著往下練呀，也不說話，彎腰拾錢，放在襠裡以內，往肩頭上一搭，竹片刀在腰中一掖，轉身就走。大家一看，好哇，不練啦！

不提練把式，且說他回至店房，伙計張二見童林笑嘻嘻的回來，迎面問道：「你買賣怎麼樣？」童林說：「不錯」。於是進到屋中，將錢拿了出來，叫伙計預備早飯。又吃又喝，還又將剩下的錢，開付完了住店的錢，與張二告辭致謝。出離店房，就走了下來。也不問村莊鎮店何名，什麼叫作州城府縣，一直往南走去，凡到處，就以賣藝餬口。這可應了那句話啦：「人若吃了三天生意飯，給個知縣也不換！」沿路又運動身體，又賺錢吃飯，手中還有餘錢。竟不思慮，也不問路程，在路途之上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。時已於深秋，童林已然行至江西界內。（書中人言：童林由大名起身奔河南考城，走歸德入安徽，至江西貴溪縣。）

這一日正往前走，天色已晚，寒風刺面，一陣陣透涼，只好尋找店房。

猛抬頭見道旁路北，有一家小店，怎麼看出來的呢？原來門口上寫著四個字「德和小店」，是一連五間正房，當中間關著避風門。童林走近前，伸手開門，往裡面觀看，裡面是南北對面大炕，對面的鍋台。住客還真不少，鋪蓋是一份挨著一份。店客正在大家聚談。童林抱拳向眾人道：「眾位辛苦。」

大家一看童林，身上一身土黃布，扛著小襠褲，在裡面斜插一把竹片刀。大家亦就抱拳相迎，說：「坐下歇歇。」童林說道：「眾位，哪位是掌櫃的？」

旁邊一位用手指著身邊這位說道：「這位姓郭，就是店裡掌櫃的，外號叫倒霉郭。」郭掌櫃道：「來了客人啦，別取笑。」童林抱拳道：「掌櫃的，有閒地方沒有？」掌櫃說道：「就這炕梢很好，坐下吧，回頭打點臉水擦擦臉，喝點水再說。」童林將襠褲往炕裡邊一推，坐在炕沿上，將要與掌櫃的說話，旁邊過來一人，說：「老合嗎？由哪兒過來？」童林聽不明白（暗中代言，這是江湖的弔坎兒）。童林不知，這個店不是尋常小店，淨住的是生意人，金披彩掛，快柳訓拆（前文已表過），不住尋常店客。弔坎為「相窠兒」。

何為叫相窠兒？就比作宰相所居之地，其實淨是生意人。這是童林方才進到屋中，大家一看，他斜插一把竹片刀，大家以為他是同道掛子行的人。方才問他的這個人，姓吳行二，他也是新入生意，變戲法的，半空不作。俗說就是「花脖子」。怎麼叫花脖子呢？你說他是生意人，內裡的事他又不知；你說他不是生意人，他還愛弔坎兒。方才他問童林，從哪兒過來，童林自然是不懂。童林可略為了然，說：「我從大道上來。」姓吳的又問道：「朋友，你是什麼買賣？」童林答道：「我什麼買賣也沒有。」那姓吳的又說道：「你是掛子吧？」（掛子就是練把式）。童林答道：「我就是穿的這件小褂，沒有大褂。」姓吳的一聽，錯了！又問道：「你是把式呀？」童林答道：「今夜睡覺，哪位挨著睡，可得留點神，沒准兒。」吳二一聽，是睡著了被窩裡打把式。吳二還要問，北邊炕上有一人答話，說：「吳老二，別問啦。他是海清（海清就是外行），這邊坐吧！」掌櫃的過來問童林：「你是打乾房？還是起火？」這個童林倒是明白，「打乾房」是淨給店錢，「起火」是外加柴米錢。童林問道：「打乾房起火多少錢？」郭掌櫃答道：「打乾房是兩文錢，起火四文錢。」童林說：「起火吧！」掌櫃說：「我們吃什麼，你得跟著吃什麼。」童林說：「行啊」。掌櫃說：「我們烙餅，給你烙多少？」童林說：「給烙五斤麵的餅吧！」掌櫃說道：「幾位吃？」童林說：「一個人吃。」郭掌櫃說：「你吃得了麼？」童林說道：「吃不了好帶著走，在路上當點心吃。」郭掌櫃的看了看大家，心說：他一點也不外行。於是掌櫃的叫伙計合面烙餅。這個乾麵要是烙餅，每一斤能吃八兩水，餅要出鍋，二十四兩為一斤。要是烙餅啊，就是大鍋烙餅好吃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大餅烙熟。簸籬大的五張，拿鍋蓋送到童林的面前，外有鹹菜條一碟。大家看童林這個吃勁兒，真有點眼暈。童林飯量又大，不一會的工夫，已經吃下了三張。剩下兩張，擱在襠裡以內。也兼著一路勞乏，將襠褲往炕裡邊一推，枕著小襠褲睡去。大家看天色已晚，也就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童林醒來，站起身一看，正趕上郭掌櫃出去解手，童林候郭掌櫃回來，說道：「掌櫃的算賬吧。」於是掌櫃的把店飯錢算清。童林說：「我請問您一件事：我是跑腿的，昨天大家說的話，我是外行，真全沒聽明白。我是練過幾手笨拳，無非暫時餬口，望掌櫃的您指指引我，哪裡有豐富的鎮店，我好多賺幾個。」郭掌櫃說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童林拿起小襠褲，連同竹刀，跟隨郭掌櫃離了店門。郭掌櫃用手往南一指，南邊有一段山嶺，離此甚遠。說道：「往南離此四十里，有一座鎮店，叫作南雙雄鎮。往北四十里，有個北雙雄鎮。今天是南雙雄鎮的集場，兩千多戶人家，莊子豐富，好武的很多。你到那裡可以多弄幾個錢。你由此路走嶺的東邊，千萬可別走嶺的西邊。若走嶺西邊，道可就差了，一定得迷路。沒別的，你到在那裡，買賣一定大發財源。咱們是回頭再見。」童林抱拳道：「再見吧。」於是往南走下來了。

天氣正值深秋，日尚未出，正在清冷之時。遠山在望，村落很蕭條，一陣陣秋風颯颯，吹的征塵打面，這一片淒涼秋色，令人心神慘淡。人若到入殘秋的時候，在家裡倒不顯，若是在外面跑腿之人，未免觸起思鄉之念。童林身上穿的衣服單寒，又加上秋風甚緊，滿目淒涼，一陣陣動起思鄉之念。

自思在外跑腿，又不知父母在家怎樣想念，身體是否安康。思前想後，不覺心中酸楚，好似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個上來，八個下去的一般，心思如麻，未免潸潸淚下。低頭往前行走，只顧走路，不提防將道路走錯。怕走山嶺以西，卻還是往嶺西走下來了。約走有十餘里，猛然抬頭一看，這道路不像大道，亂草蓬蒿瀾漫山坡，羊腸小道，接連不斷。只顧信步往前行走，不想亂山環抱，遍山荊棘，道路崎嶇，坎坷不平，很窄的鳥道，並無人行。路旁酸棗枳荊，榆柳桑槐鬆，被西北風刮得樹葉兒飄零，寒蟲兒倒吊，鳴聲透入耳鼓。這一分淒涼景況，又兼著秋草迷目，行人無影，無可問程。童林心若刀絞。心中暗想：常言有云「車到山前必有

路」，莫若往前行走，再作打算。

於是又越過幾架山嶺，舉目觀看，哎呀，不好了！四面俱是高山峻嶺，不知哪條道路可通吳國。（要唱《文昭關》）面前荒草沒人，前面有個月牙式的山嶺，嶺雖不高，就是沒道，不如行至嶺下再作道理。於是用手撥開荒草，往前行走，不防腳下，險些被毒蛇繞住，嚇得童林冷汗直流。於是壯膽前行，到了嶺下，用手攀藤，意欲過嶺。不想山中野獸，在此拉了一泡屎，鬧了童林一手，臭味難聞。看起來，人若走了背運，喝涼水都塞牙。用荒草將手擦淨，復又攜荊棘，抓葛藤，盤山而上。及至走到嶺上，只累得筋骨俱酥，喘喘吁吁。略為少坐，站起身來，用目往西觀看，但見清溪倒流，兩旁皆是茂林。童林走下嶺來，向樹林而走，行至林內，只累得混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

又兼著勞累已過，無奈只得坐於林下休息。用目往對面觀看，真是山連山，山套山，山山不斷；嶺接嶺，嶺套嶺，嶺嶺相連。怪石橫生，陡壁懸崖，山勢猙獰，離奇古怪。又兼兩旁千年松樹，萬年古柏，直入雲漢，風鳴樹吼，令人膽寒。回憶往事，潸潸淚下。想自己在家，十幾歲好練武術。因鬥紙牌為戲，誤傷老父，逃亡在外，身入江湖，流落異地，迷於山谷，竟辨不出方向，又無行人過問，莫非要餓死於山谷之內，與祖同故耳？（何為叫「與祖同故」呢？軒轅黃帝之子，名曰祖。生平好遊山玩水，後遂餓死於亂山之中。往往人若是遠行，必當燒幾張黃錢祭祖。非祭家中的祖先，祭的是黃帝之子，為保得人馬平安。）

童林想至此處，心若刀劍。正想不出離山之計，心正躊躇不下之時，猛聽得正東有腳步聲音。童林抬頭往正東觀看，見有二道士，行走如飛而來。

二人俱是年邁的仙長。上首這一位，身量高大，頭帶九梁道巾，當中鑲嵌美玉無瑕，兩旁綢帶雙飄。身穿黃布道袍，腰繫絨繩，核桃粗細，穗頭飄擺。白襪雲鞋。手拿拂塵。黃顏銀鬚，兩道濃眉，壽毫甚長。目光如電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珠，銀鬚滿腹，根根見肉。下首那位道士，中等身材。九樑道冠，竹簪別頂。身著藍布道服，腰繫水火絲縲，藍中衣，高筒襪子，上過膝蓋，足登雙青雲鞋。面如重棗，劍眉闊目，四字海口，兩鬢落腮花白鬚。手拿樹枝拂塵，行走如飛。膝蓋碰心口，腳打屁股蛋，鹿伏鶴行。童林一見，知道是夜行術。童林怎麼會知道呢？當初在家練彈腿的時候，聽李老師講究過，所以今天一見便知。也搭著二位仙長准知道此處無人，不提防被童林看見。

童林心中一動：深山之內，二位仙長有如此之藝，非是劍客，即是俠客。又一轉想，自己身無長技，如何發跡？莫若向西，追趕二位仙長，拜在門牆之下，學會武術，藝不壓身（童林有這個思想，其實人當有這個思想。往往有人不以文武的能力當頭。旁人若問：「因何你不作事呢？」「咳，是我時運不通，運尚不至。」這句話，耽誤不少人。怎麼呢？人若要無事之時，當清心靜養，由五內發出一股清靜之氣，發於面部。再有本身文武技藝，時機遇巧，再有貴人扶持，則陡然富貴不難。若在家竟等走運哪，沒有天上掉餡餅的事！）童林想到這裡，站起身來，將襪往肩頭上一扛，竹板刀往腰中一掖，往西就追趕二位仙長來了。

童林緊追，二位仙長緊走；童林慢追，那二位仙長慢走。那個意思，二位仙長似有所知，可並不回頭。童林追有二里之遙，只累得喘吁不定。再若追不上，童林就要累躺下了。童林暗中著急，又不好喊叫。猛抬頭，心中稍定。因為什麼呢？二位仙長的前面，有一道清溪阻路，南北一望無邊，東西約有三丈餘寬，又無舟可渡，難以過去。不料想，二位仙長將腰一伏，行於水面，如履平地，此名叫作「蹬萍渡水」。（聽李教師說過）。童林暗想：此必劍客無疑。因而高聲叫道：「二位老師留步，小子有一言上稟。」二位仙長至西河岸，止步觀看童林，是農家打扮，面帶純厚。那位銀鬚的仙長叫道：「師弟，此子苦苦追趕，不知所因何故？」花白鬚的那位道士答道：「不如你我回去，問個明白，再作道理。」「那麼也好。」於是二位仙長，運用氣功，仍是施展蹬萍渡水之法，來至東岸。（「你別說啦，你們作書的人信口開河，由著你們說吧，人怎能夠在水皮上行走呢？」不然！這綠林道，有兩種水皮上走的工夫，您練過武術，可就知道啦。就說當下練行意拳的老先生，練的是五禽六獸一條龍，內中有一蛇行，這個蛇若由地上走，將頭抬將起來，它就惦記著使風。日子一長了，它的頭越抬越高，幾乎它的身形要立起來，尾巴著地。再若日久，它可就能架風。它也練的是氣功。用吸呼之氣，將五臟提至胸膛，借天地之罡氣而成。不但是蛇，凡五大家，即「狐黃白柳灰」。它們修道練丹，皆用吸呼伸縮之力而成。其它牲畜，皆能練氣脫凡，將皮囊脫去。何況是人！人為萬物之靈，若將氣功練成，得天地之罡氣，吸日月之精華。人為小天，天為大天。人有四肢八節，天有四時八氣；人有二目，天有日月；人有三萬六千毛孔，天有三萬六千星斗；人有五指，天有五行；人有汗津，天有雲雨。人用氣功，日久，人體與天體相合，團團圓圓如一粒明珠，萬劫不磨，方可成為劍仙，此達摩老祖洗髓經之秘訣。人要練氣，日久可以發白皆黑，牙掉復生，返老還童，皆由於此。人若渡水，將氣一提，用蛇行之法，身體輕如漂葉，此為內丹先天之術也。二位仙長之渡水，並非淨用氣功。氣功為先天，先天補五內之不足，然後，以後天合之。何為後天呢？就是人所練的武術，由武術的拳腳，運用先天之真氣，此為先後合一之術也。二位仙長用的是週身全力。何為叫全力呢？就是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龍驤虎坐，兩腳方踢膝並行，手扶泰山，頭如懸磬，氣貫丹田，此正為先後合一。練氣屬陰為先天，運用四肢六陽為後天，故有先後天合一之說。那位說：「你怎麼這般嘮叨呢？」若不說明，人由水皮上走過，豈不離奇嗎？就是二仙長行於水面，似不費力，但看河邊的岩石，被水打的澎湃作響。可見二位仙長，腳下之力卻用的不小。「怎麼你不是說，身體輕便，反又說腳下用力呢？」沒告訴你兩種麼？世界力之最大者，莫甚於水火。人用全身之力，借水之力，方能渡水。「這話我們聽著又不明白。」方才所說，團團圓圓，如一個皮球扔在水內，方不能沉底。二仙長形若圓球，勢若猿猴，取三元之勢，方能渡水。）

再說童林見二位仙長，臨於河岸，急忙用身遮住。雙膝跪倒，高聲大叫：「二位仙長乃世之高入，弟子情願拜在門牆之下。」二位仙長含笑說：「這又奇了，你我素不相識，我二人行於山谷，你在後面苦苦追趕。今又將我二人喚回，意欲拜我二人為師。我二人又不知你的姓名住址，怎樣的來歷，就是收你作為弟子，也得我二人商議商議，還有個當收不當收呢！也不能這樣草率。」童林跪在地下道：「二仙長所說甚是，待弟子明白上稟。」二位仙長說道：「你從實講來。」童林這才將自己以往從前之事，由十八歲好練彈腿，因鬥紙牌為戲，誤傷老父，畏罪逃亡在外，流落江湖，迷於山谷，得遇二位仙長，行步如飛，隨後追趕，見仙長蹬萍渡水，疑是劍俠，故斗膽相叫，細細的由頭至尾訴說了一遍。二位仙長聞聽，方知他名叫童林，家鄉住址，父母在堂，因誤錯逃亡在外，情有可憫。銀鬚仙長說道：「你適才所言，我二人俱已聽明。奈因你父為汝所傷，何況業師！然而有情即可原，是誤傷老父，不知者不作罪，尚可寬恕。汝最不當在我二人面前扯謊。」童林說道：「仙長所言，乃小子生平所不敢。」仙長道：「住口！蹬萍渡水之法，乃江湖綠林之秘訣，汝一鄉人，豈能知曉此術？」童林回答：「村中彈腿李老師與我言講：非劍客不能有此絕術。今小子得此奇遇，豈能交臂失之。望仙長原情收納，小子絕不敢謊言。」銀鬚仙長說道：「聽你所云，絕不能假。你站起來，我有事，你若能作到，我便收汝；倘不能行，休誤你的前程，你再投別的門路去吧！」童林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但不知何事，望仙長指示。」

仙長用手指定山溪：「方才你看我二人，由此渡過，汝能相從渡水，我便收你作為門人。」童林搖頭道：「不，不行。二位老師乃道德深遠，弟子乃一介村夫，豈能隨恩師蹬萍渡水。」仙長說道：「世界並無為難之事，待我教導於你，指引你得了步法，便可得渡。」童林聞言，心中一想：這是仙長品評我的心地，堅實不堅實。我若不應，絕不收我，我若應允，必當墜入水中。想仙長與我無仇，豈能眼看我溺水而死，到那時必當相救。惟我心地堅實，准可收留。遂說道：「弟子情願受恩師指教。」仙長道：「好！你站在這裡，你將襪褲竹板刀交給我。」童林點頭，遂將物件交與仙長。童林站穩，用目往前看。仙長說道：「我讓你邁步，你就往前邁步，決無舛錯。我二人相扶於你，休要遲疑。」童林點頭應允。二位仙長站立童林左右，銀鬚仙長左手拿著童林的物件，右手將童林右肩一揪。花白鬚的仙長站在下首，用左手揪在童林的肋下，說道：「走！」童林只得眼往前看，竟向水上邁腿，就覺著腳下被水浸濕，唏哩嘩啦，竟走至西河岸（那位說，「童林也是蹬萍渡水過去的嗎？」他也配？二位仙長把他架過去的！）童林站在西岸，雙膝跪倒：「二位老師請上，受弟子一拜。」二位仙長擺手道：「且慢，正大的門戶，豈能草草了事？你隨

我二人，至廟中再談一切。」童林點頭答言：「願遵師命。」站起身來，旁邊侍立。仙長把所有的物件，交給了童林，復用拂塵往西一指，道：「隨我來！」

童林將物件接在手內，順著拂塵往西一看，正西青山疊翠，怪嶺橫石。

二位仙長行走如履平地，童林在後面可就受上罪啦。喘吁吁的只得相隨，越過了幾道山嶺。正西一座高山，只有曲曲折折蚯蚓小道。隨二位仙長至山頂，舉目觀看，有一座朝南的古廟。不知修於何年，年久失修，四外群牆崩頹，後面大殿俱已倒坍，只有前面一座大殿未倒。山門之前，一邊一棵柏樹，上首的古柏，三四個人摟不過來，直連雲漢，下首這一棵，五六個人摟不過來，枝葉茂盛，直插雲霄。童林細看，山門上橫匾猶存，字跡雖模糊，也可以看得真，上書「金頂玉皇觀」，連門也沒有。二位仙長前行，童林跟隨在後，甬路正當中放著一個漢白玉香爐，尚未損壞。行至大殿往裡觀看，當中神像已經看不出供的是哪位來了。兩旁神像，俱已坍塌不齊，惟有神廚尚在，並沒有五供蠟扦兒，只有一個半破的香爐，神廚底下，釘著一個新黃布的廚圍。神廚以前，用笤帚掃的乾乾淨淨，當中放著兩個蒲團。房頂上漏孔甚多。

這一份淒涼景況，實難注目。二位仙長站立神廚之前，用手一指，叫道：「童林，你來看，這廟內清苦難當，日無隔宿之糧，你如何受得下去？你若不願意拜我二人為師，我將把你送下山去，休誤了你的前程。你要自己酌量。」

童林一想：反正有二位仙長的飯吃，就有我的飯吃。又一想：不受苦中苦，難得人人上。只得點頭道：「弟子願意相從。」仙長說道：「好，你既願意，出於本心，我二人只得收錄於你。你旁邊站候。」那位銀髯仙長，對那花白髯仙長說道：（「你怎麼成心嘍唆，不提名姓，老是『這個仙長、那個仙長』的呢？」您別忙，還沒到提名姓的時候呢。若到了提名姓的時候，就熱鬧起來啦。）「師弟，你收他好不好？」花白髯仙長含笑說道：「師兄，您的情緣已動，怎麼反令我收他作弟子呢？還是您收他是啊！」銀髯仙長微笑道：「師弟，你不必推托。你我兩個收他作弟子。」花白髯仙長點頭答道：「那麼著也好。」於是，銀髯仙長用手將神廚的黃布簾掀開，由裡面拿出高香封、火種、簸箕全份，將香隨手抽出一股，把香分開了，打著了火種，將香燃著，插在破香爐內。銀髯仙長恭恭敬敬地大拜了二十四拜，花白髯仙長拈香拜畢，這才正式叫童林拈香，對著佛像，大拜了二十四拜。然後，與二位老師，也照樣行過了禮。

二位仙長在當中蒲團上打坐，一回手由神廚黃布簾內拿出舊蒲團來，命童林盤膝而坐，腳心朝天，閉目合睛，眼觀鼻，鼻對口，口對心，舌尖頂顎（這就是打坐之法）。然後教童林吸精引氣「三交媾」之法。何為叫「三交媾」呢？天地交媾，龍虎交媾，子午交媾。又名叫「渡鵲橋」。陰氣吸於腹內，與陽氣相合，其名曰「陰中返陽」，童林不知，無非是仙長當時的指點。

仙長教育童林明白，然後回手由神廚黃布簾內，拿出一個小黃布口袋，約有飯碗粗細，有一尺二三寸長。又一回手拿出一個八卦如意鉢。仙長將口袋解開，裡面卻是一口袋帶著皮的粗稻米。仙長坐穩，左右手伸開，用二指拿起一個米粒，用手一捻，皮兒盡落，裡面現出光潤潤的米粒。放在鉢內，這才告訴童林：「你來看，廟中清苦，日無隔宿之糧。這是我二人下山募化來的粗米。我們一天捻多少米，吃多少飯，捻不出米來，就得忍饑挨餓。你也照這樣作去。」童林點頭應允，仙長將米袋、八卦鉢交與童林，童林伸手接過，童林以為捻米算作什麼，誰想到如法一捻，不料米殼不開（這個米殼要用碾子串，尚費許多的人工，串它不動，何況用手。童林不知，這位仙長用練氣之工操練他的手指，若米殼用手一捻就碎，此十指練成，在人的身上哪能受得住呢！童林如何知道。）童林捻不開稻米，遂向老師說道：「弟子捻不開米殼，不如用石將皮兒敲出。」仙長聞言，說道：「我就知你受不了清苦，師命不可違，你如不願在此學藝，我當送你下山，也不為晚。」童林回答：「弟子就捻米粒，不敢違背。」仙長說道：「好。」於是童林用心捻米。及至日色西斜，方捻出少半鉢米粒。仙長說道：「不用捻了，天已不早，也當做飯。」回手由神廚內，拿出個小銅鍋來。遂站起來，帶領童林，出廟下山，尋路繞至澗下清溪。仙長叫童林用鍋由溪內取水，復帶著童林上山回廟。來至大殿台階石下，用兩塊磚將鍋支好。把米由殿內拿出來，度量水之多少，將米放在鍋內。然後命童林下山撿取乾柴，然後做飯。這個做飯童林不外行。

工夫不大，點火將飯做熟。只有半八卦鉢飯，童林雙手捧定，奉與二位仙長面前。二位仙長並不吃用，供於佛前，面對著神像唸經。念畢，取下八卦鉢，銀髯仙長捏了一兩個米粒，放在口內，然後遞於花白髯的仙長，花白髯仙長也捏了兩個米粒，放在口內。然後交與童林說道：「你用飯去吧。」童林見二位老師命自己用飯，奈因二位老師，不過只用了兩個米粒，自己也不敢公然用飯。只得回答道：「二位老師未能用飽，弟子豈敢擅用。」銀髯老師含笑說道：「我二人不定幾日方才一飽（這是練氣功啊，饑不知饑，飽不知飽，就是幾日不用飯，也不要緊，就是吃的很多，也能用氣功消化），你拿了去用吧。」童林聽罷，只得將鉢接過。童林飯量甚大，這一點飯，豈能飽得了。好在小搭裡邊，還有兩張大餅。自己將飯用完，又吃了一張大餅，還剩下了一張，好留著明日接濟。

將飯用畢，天色已黑多時，二位老師令童林就在上首，將舊蒲團放好，二位仙長在上邊盤膝打坐，命童林仍按打坐之法，自己去坐，稍有不對，二位仙長指教。童林一路勞乏，工夫不大，沉沉睡去。不覺天至五鼓，童林正在似醒不醒之際，聽二位仙長念佛，童林只得醒來。站起身來，運動了運動身體，在旁邊一站。銀髯老師說道：「你才入門，也練不了躡高縱遠各樣的武術。就是架式，也是不能站。只可打坐捻米。打坐捻米有什麼好處呢？無非是練你的神氣，定你的本性。捻米是操練你的手指，這就是萬丈高樓從地起，水從源來樹從根。也是你練工夫的基礎。你仍然打坐捻米，日久自然有用。」童林說道：「謹遵師命。」於是童林專心打坐捻米。頂到用飯的時候，米已經捻出多半鉢，也就按前法將飯作熟。不過僅夠一飽，習以為常。不覺已三個多月，捻米之功頗為有效。雖已冬令天寒，衣服單薄，內有氣功，並不覺得甚冷。頭髮長了，並沒有剃頭刀，有把小剪子，老師與他剪髮。發辮蓬亂，有一把木梳，自己通梳，然後再編好。餓了就是熟米飯，也不知米從何處而來。要是渴了，就得飲山下的冷水。就依賴著打坐練氣之功，不覺怎樣痛苦。就是一樣，捻米之法甚熟，粗米到手一捻就開。

這一日，童林在清晨將要捻米，銀髯老師叫道：「童林，我看你捻米甚勞，我當再與你進一步，操練手掌之法」。二位仙長，站起身來，童林相隨至大殿以外。來至台階石之下，命童林將台階石打掃乾淨，命他將小搭裡，由大殿內取出，卷好橫在台階石上。命將粗米取來，倒在台階石上。銀髯仙長站在台階石下，蹲襠騎馬式站好，把袖口住上一挽，好在台階不高，正好用雙掌搓米。仙長兩膀臂用力，雙掌按住粗米，說聲：「嘿！」往前一推，將手抬起。叫道「童林你來看」，童林細看：粗米的殼全落，米粒皆出。仙長說道：「你看，搓米倒很容易，省得你捻米甚勞。」童林一看，仙長搓出米粒之多，實在比捻米容易。於是按著仙長之法，騎馬式站好，兩膀臂用力，手按捻米，雙掌前推，手掌如火燒的一般，疼痛難堪。米粒出來的不多。童林只得答道：「弟子手掌疼痛，搓米不如捻米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師命不可違，不願學習，當送你下山。」童林回答：「奈因弟子手掌疼痛，如何是好？」仙長點頭，遂由懷中取出小葫蘆一個，（可不知是什麼藥。）將小葫蘆塞兒，取了下來，倒出一丸丹藥，約有黃豆粒大小，放在自己口內，用唾沫嚼爛，童林將雙掌伸開，遂唾在童林手掌之上，命童林擦抹均勻。童林此時想不搓米都不行，手掌奇癢難堪。童林只得如法搓米，倒覺爽快。此藥能管七日，至七日過，藥力已完，童林手掌，也就不覺痛苦，習以為常。日日搓米，不覺就有三個多月之久，童林搓米甚便。

這一日清晨，銀髯仙長說道：「童林，我看你搓米甚勞。不如搗米」。（又不定出什麼法子。）童林答道：「不知怎麼搗法？」仙長說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仙長起身，走到大殿之外，用手一指甬路上漢白玉的香爐。遂叫道：「童林，你把它打掃乾淨。」童林應允，只得將香爐收拾乾淨。仙長命童林將粗米取出，把口袋打開，都倒在香爐以內。仍命童林騎馬式站好，兩手攢拳，先用右手拳，直向香爐內搗去。這一搗不要緊，童林的手背，被香爐裡的米硌得疼痛難忍。遂向仙長說道：「老師，弟子手背疼痛，望恩師將丹藥賞賜一粒，以免痛楚」。仙長遂將懷內小葫蘆拿出，仍然取出一粒丹藥，命童林將手背伸出，將丹藥含於口中嚼爛，照舊唾於手背之上。童林擦抹均勻，手背癢得難受，再如法搗米，真就不覺其痛。米粒還出的不少。如此日日搗米，日子一長，拳

到處，米粒即出，轉瞬間，已將百日。仙長又命童林搥米，頂到百日呢？又改搥米，搥米搥了三個多月，又改搥米。如此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不覺三年。童林已覺得操手之法，頗有經驗，坐功用氣已成，奈因武術，一藝未學。這一天，至晚間打坐安歇，二位仙長沉沉睡去。童林本當打坐睡去，因想武術一技未學，竟學操拳串米，有何用處。猛然醒悟，非是老師不教，乃是自己不肯求學，不苦請求。遂起身，來至二位仙長面前，雙膝跪倒。奈因仙長沉睡不醒，又不敢呼喚，只得長跪地上。由初更時分，直跪到東方發白。上首這位銀髯仙長，口念無量佛，隨著花白髯仙長亦就醒來，見童林直著身子跪在面前。其實二位仙長，早就知道他跪了一夜，故意裝睡，佯作不知。因問道：「你在此長跪，所為何來？你如不願學藝，當送你下山。」

童林跪稟道：「恩師有所不知，容弟子面稟。弟子蒙二位恩師，推情收納，串米三年，兼習運氣坐功，頗為有效。奈因武術未得一技之長，非恩師不教，因弟子懶惰不學。望恩師賜教，又怕攪恩師清睡。今承老師下問，弟子不敢不明白上稟。」銀髯仙長回顧花白髯仙長，說道：「此小子真可教也。（此西漢張良垵橋納履，黃石公有言：孺子可教也。）花白髯仙長答道：「師兄，師兄，此子可傳，何不授以絕藝？」銀髯仙長，遂起身，叫道：「童林，我將天下絕藝，相授於你，你可願學？」童林說道：「弟子敢不唯命是聽。」

銀髯仙長說道：「好！你隨我來。」

說著師徒三人出離大殿，來至在山門以外。銀髯仙長用手一指上首那一棵萬年古柏樹：「天下絕藝在此。」童林道：「不知怎樣學法？」仙長道：「你來看我怎樣作法，你當照樣作去。」童林聽罷，點頭應允。前文表過，這棵樹有四五個人摟不過來的粗細。就見仙長將拂塵往大領上一插，兩腳並齊，兩手下垂，鬆肩提頂，目往前看。（此謂無極圖。何為無極呢？《拳經》有云：提頂弔脊心中懸，兩膀鬆方自然。首如懸磬，用的是自然之力，不能用濁力，由無極而生有極。按天地之大，皆由太極中流出。）花白髯仙長命童林隨身後，也按此法站立。稍有不對，花白髯仙長在旁指點。童林就見銀髯老師將身往下一蹲，童林也只得一蹲，（此謂有極。）又見老師將左腿往前邁了一步，雙手往前一伸，左手圈於脅下，右手隨著一轉，右肘護住中穴，將頭一扭，看左手掌的姆指。童林在後面，也照樣擺成架式。（童林不知，這正是前次渡水之法。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脅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坐，兩腳正陽膝並行。此乃五當山洞玄真人張三丰所傳內家之法。按今時之名，曰「八卦綿絲柳葉磨身掌」。至今武術家所學此藝，皆童林之遺傳。）

仙長邁步轉樹，以柏樹為中心地點，童林隨在後面，一連轉了三個彎兒。仙長止步，叫道：「童林，你按此法，若要作成，天下敵手甚少，此乃我二人平生之絕藝。此樹即汝之師，汝用心轉樹，日久必當有效。」童林答道：「老師，弟子轉到何時方有經驗。」銀髯仙長微笑，用手指樹，說道：「此樹若要迫你，便當有效。」童林搖首道：「恩師言之差矣，樹乃是植物，豈能迫我呢？」銀髯仙長瞋目說道：「住口，佛經有云『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工夫到了自然成。』（此為釋道典故，北極玄壇，真武大帝，當修道未成之時，是為北極太子。因修道朝南海，欲拜觀音大士，行至落伽山靈官廟前，見一老婦，手擎鐵房樑，在青石上磨，不知何意，故上前去問。老婦遂說道：『欲作花鞋，缺少繡針，磨成繡花針，好刺繡花鞋。』太子聽罷，詫異問道：『此若大鐵房樑，怎能磨得了繡花之針？』老婦聲色俱厲說道：『鐵打房樑磨繡針。你豈不知，工夫到了自然成。』太子聞言，恍然大悟，一悟入道。至今北極玄壇真武大帝面前，有鐵房樑即此典也。）故仙長用此言，以儆童林。

童林不能違背，只得轉樹，習以為常。可有一樣好處，頂到轉完了樹，仙長將飯已經做熟，亦不見粗米。衣服若要壞了，亦不知哪裡來的土黃的褲褂，白骨頭鈕子，左大襟。鞋襪若要壞了，也不知從何處而來，拿起就穿。終日並無別事，只轉樹是一件正當的事情。冷了也轉，熱了也轉，不知不覺，晝夜苦功，已是三年。童林不知不覺，那柏樹四週圍，被童林用腳走出兩道溝。

童林不覺工夫見長。

這一日清晨轉樹，童林納悶，樹果迫他。（並非是樹迫童林，這就是童林的日夜苦功，三年之久，童林練的腳程甚快，就好像樹迫他一般。）童林心中暗喜，遂進廟稟知恩師。來至大殿之內，垂手站立仙長面前。銀髯仙長問道：「你不在外面用功，來此何干？」童林見問，雙膝跪倒，「啟稟老師，弟子轉樹，頗為有效，樹果然迫我。望恩師賜教第二絕藝」。仙長聞言，點頭說道：「等我觀看。」二位仙長站起身來，命童林隨在後面，出離大殿，臨於山門之外。命童林如法轉樹。童林點頭，只得按法去轉。轉了幾個彎兒，二位仙長擺手，「不用轉了，你這兒來」。童林止步，站立仙長面前。仙長叫道：「童林，今轉此樹三載，這就是你的根基，常言有云：萬丈高樓從地起，水從源來樹從根，此為第一步的進益，汝若學第二絕藝，休要心煩。」

隨說著，用手一指下首那一棵柏樹，（前文表過，這棵柏樹五六個人摟不過來。）「你來看，此為第二步。」童林說道：「這一棵樹，也轉三年。」仙長說道：「胡說，你來看，又一種的轉法。」仙長命童林隨在背後。上首的這一棵樹，是往左轉，下首的這一棵柏樹，是往右轉。式樣仍如前法。就是往右轉，用左手往右胳膊底下一插，隨著一上左步，右步隨著進去，仍然是向左，直奔上首的那棵柏樹走去，還向左轉。轉幾個彎兒，用右胳膊往左胳膊底下一插，隨著進右步，左步跟著往上走，仍是往右轉，直奔下首那棵柏樹。如同繞花線的一般，終不離兩棵樹。這是兩個轉身，俗呼叫作「單換掌」，正名叫「磨掌」。當年鬼谷子畫卦一元復始，不過是一道的「一」字，變為「二」字，就是陰中返陽，陽中返陰。童林兩個轉身，式若圓形，猶如太極圖形式。天下武林，皆從太極中流出，即此意也。

仙長指點童林明白，命童林著意去做。日子一長了，可就加別的工夫。

內中有雙換掌，「伏地龍」，「獅子抱球」，「獅子捧球」，「獅子滾球」，「白猿獻果」，「黑龍翻身」，「烏龍出洞」，「白蛇纏身」，「白蛇伏草」，「白蛇吐信」。按白蛇纏身，就說這一手掌法，裡面暗藏七十二趟截腿，一百單八招點穴。書說至此，不能細表，其中奧妙無窮，明者自知，不敢煩絮。

卻說童林，終日不單轉樹，外加別的工夫。什麼工夫呢，早晨轉樹事畢，二位老師與他傳習兵刃，什麼槍刀劍戟，斧鉞鉤叉，鞭鐮錘鈎，鏢鏈拐，棍錘棒，十八般兵刃。外加軍刃譜，五百四十八樣兵刃。還有外門的傢伙，什麼帶鉤的，帶練的，帶刺的，帶繩的，種種不一。那位說「這個山上都有這些樣軍刃嗎」。並沒有。「那麼沒有你說他作什麼呢？」我所說的，可不是鐵的。那位說「是銅的？」也不是銅的。「那到底是什麼的呢？」你若問哪，是木頭的。仙長以木作成兵刃，命童林練成。遂將木械全都燒火作飯。到了晚間，傳習他竄高縱跳，高來高去，陸地飛行之法。每日正午無事，閒坐之時，與他講究一切江湖綠林道的規矩，各行的行話，江湖上的黑話，哪一省有英雄，哪一省有豪俠，哪一處有劍客，哪一處有俠客。手使什麼兵刃，是哪一個門戶的傳授，若要遇上，如何跟他動手，使什麼招數贏他……真是諄諄教導。童林越學越有滋味。無事時，二位仙長，與他拆手。什麼叫拆手呢？就是將童林的武術，與他講解明白，就如同唸書開講一樣。常言有云：「書念一世不講，不如不念；拳腳練一世不拆，不如不練。」正此之謂也。童林所用的苦工，晝夜的寒暑，得意兵刃，其名叫子午雞爪鴛鴦鉞。此兵刃是怎樣形式呢？就如同護手鉤，可沒有那個鉤。長約一尺二寸長，護手月牙，在月牙的護手上，一邊一個尖子，在尖子底下，向著月牙，一邊一個雞爪鉤。乃是一對，純鋼打造，利銳鋒芒，此乃內家之兵刃。二位仙長傳授，童林頗得其中之奧妙。童林在此學藝，不知不覺，已經十五載的光陰。日夜的習練，可折為三十年的苦工。

這一日正值深秋，寒風兒陣陣，敗葉凋零，秋草迷目。又兼著，四外的青山，孤零零的古廟，群牆崩頹。又值黃昏時分，二位仙長打坐當中，人聲寂寂，百鳥無音，童林獨坐敗廟以內，欲要打坐盹睡，為秋色所感，觸動思鄉之念。回憶當年，在家中嬌生慣養，父母的鍾愛。又兼家道和平，十八歲習學武術，因為鬥紙牌，因青草蛇所起，致誤傷老父，因而逃亡在外，如非山口巧遇二位恩師，焉有今日之身？雖然技藝學成，但不知家中景況如何，二老年邁，無人侍奉，我是久離膝下，難以承歡。我誠為天下不孝之子。思想雙親之際，又想到家中的田地無人照管。叔伯兄弟童緩，可不知還在一處同居否，若在一處，尚可照看一二。回憶舊景不覺的潸潸淚下，心中非常難過。又兼夜靜月明之際，颯颯的秋風，寒月弔在雲端，又有那依稀的星斗，天若水洗，萬籟無聲，靜悄

悄寒蟲兒夜鳴，教人怎能禁受這一分淒涼的景況。

心中輾轉不寧，猶若敗絮。思前想後，直至東方破曉。

童林正在思索之時，二位仙長已經晨起念佛，銀髯仙長叫道：「童林，一夜不眠，所為何故？」童林遂跪於仙長面前，敘述夜間所思，一字亦不敢隱瞞。二位仙長聞言，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我二人實指望隱於山谷，卻去塵緣，與草木同甘苦，修為金羅大仙。不料想因緣相湊，我二人實指望山谷無人，不想巧遇你，豈不是緣在三生。我二人將你收為弟子，所因何故呢？只因我二人懷揣絕藝，不忍埋沒山谷，欲傳於你，以留後世。實指望將我二人平生所學，盡傳於汝，不想你福薄緣淺，不堪承受。今汝塵緣已動，當命你下山回家省親，你心下如何？」童林聞言，往上跪稟：「弟子蒙師之教，賜以絕藝，未能孝順恩師一日，豈可相離。」仙長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為人三層父母，生身父母，岳父岳母，師父師母。為師我為師生之情，豈可斷絕你父母天倫之樂？今汝之情動，心思已散，再不能學藝，師當送你下山，歸家省親。你若不願歸家，為師也不能相留，因為什麼呢？你親生父母尚不能惦念，何況為師。」童林聞言，只得向上叩首：「既然恩師命弟子下山，弟子豈敢違背師命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且問你，你可知此山叫作何名？」童林答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銀髯仙長又道：「此廟叫作何名？」

童林說道：「此廟名金頂玉皇觀。」銀髯仙長聽罷，復又說道：「我弟兄二人，姓字名誰你可知曉嗎？」童林答道：「非是弟子荒唐，奈因弟子不敢動問。望恩師賜教。」銀髯仙長道：「門戶之中「五戒」，你可知曉？」童林說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二位仙長含笑，因手指童林說道：「愚哉！童林。你皆不知曉，無可為罪。來來來，待為師細細告訴於你。此山為江西貴溪縣管轄，此山名曰臥虎山。廟名汝既知曉，不必再告訴於你。我二人非願收你作為弟子，奈因緣分所纏，又皆因我二人之絕藝無人承受，欲傳汝興一家武術，真可稱別開天地。另立一家門戶，由汝始。我二人之門戶，不能告訴於你，恐日後又有是非。命你自立門戶，免耽誤我二人修行。我二人之姓名，本不當告訴於你。奈因有師生之情，雖然我二人告訴於你，不准你再告訴別人。旁人若問：何處學藝，何人所傳？汝可說：在江西地面，古廟睡覺，夜夢神人所授神拳，所為遮飾我二人的姓名。」童林答道：「弟子謹遵師命。」

銀髯仙長又說道：「我二人收弟子無多，只有你兩個師兄，皆都是帶藝投師。就是你作科十五年，日夜苦工，可折為三十年的學業。你頭一個師兄，四川人氏，姓名名燈，字照遠，江湖人稱賽北俠，現在不知在於何處。第二師兄，乃是出家的和尚，綽號人稱長眉長老，亦不知所在。今命你下山，得使我二人再與你收個師弟，相助你興一家門戶。門戶之中五戒，你可願聞？」

童林聞言：「弟子願受教，但不知何為五戒？望恩師指示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你我門戶之中，以五戒當頭。第一戒，戒的是色戒。行俠作義，學會高來高去，夜間在外面作事，見了女色，妄動邪念，門戶之中所不許。你若犯了色戒，見美色，動淫心，若有敗行之舉，為師必取汝項上之頭，懸於山門外柏樹之上。柏樹即汝之師，不能令汝破壞門戶。此謂第一戒。汝可願遵？」

童林答道：「弟子願守第一戒，弟子願聞第二戒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第二戒，就是盜戒。汝學會小巧之技，竊取之能，汝若行於熱鬧市井之中，觀看銀樓緞鋪，大戶之家，金錢滿目，妄動竊取偷盜之心，你若將金銀偷到手內，任意揮霍，你不管被竊執事人員，有性命關係，此謂傷德。我們正大的門戶，豈能令汝竊盜，以毀壞門戶的名譽？若犯此戒，必當斷汝之頭，以清門戶。」

童林答道「弟子不敢，願遵第二戒。弟子願聞第三戒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就是不准賣藝。旁人賣藝皆學的是花拳。你我練的工夫，與花拳不同，若要將黃金之藝，扔之於地之上，豈不可惜。練著又不好看，又與門戶無光，反受旁人物議，豈不有傷門戶。你我門戶之中，並沒有在外賣藝之人，若犯賣藝之戒，定取汝之頭，懸於柏樹之上。」童林答道：「弟子願遵這第三戒，並請教第四戒。」仙長說道：「這第四是藝不輕傳。」

童林聞言：「弟子不知。願聞示諭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你若問，就好有一比。比作什麼呢？就拿你我師生說，我二人身藏絕藝，隱避深山，實指望修得飛升羽化，離魂奪舍，效純陽之故轍，（你說這飛升羽化，離魂奪舍，效純陽之故轍，都是什麼呢？這個道家與和尚，原是兩道。和尚修的是陰道，終日打坐參禪，修成為鬼仙。這個道教修的是金丹已成，必當離魂奪舍，就是自己的肉皮囊，能夠魂靈出竅，在四外雲遊。若遇有富貴之體，能把魂靈投入，可以肉體成仙。就拿八仙之內，純陽呂祖，惟有他修道最難。他原是漢朝人，修練到唐朝，他的大道還未成。皆因欲赴瑤池，朝拜王母，他找了個僻淨陋室內打坐，他的魂靈去朝王母。」

蟠桃會赴畢，回歸時，他的肢體已然腐爛不堪，由此，他的魂靈兒飄飄蕩蕩。正值唐明皇崩前，他的魂魄，投於明皇之體。若不然，到如今畫八仙，有呂祖穿黃袍。非是自己的形體，乃唐明皇之屍體，因被呂祖奪去。）與草木同苦，修成大羅金仙。奈因絕藝未有人承受，我二人行於山谷之內，你追趕我二人欲拜為師，豈非是緣在三生？就說我二人有此絕藝，欲尋汝這誠實弟子，就是打著燈籠，尋遍天下，亦難以尋找。怎麼呢？就說十五年寒暑，日食不過白飯，渴飲山下清泉，連鹹菜也沒有。你忍得了勞，耐得了苦，專心習學，別人恐難作到。就說家有萬貫富有資財，欲拜我二人為師，我二人若為黃金白玉所動，豈能將絕藝授汝。就譬如這樣說，我將絕藝傳授於你，你奉我二人之命下山，若與人動手，一掌將人打死。按你我門戶之戒的規矩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自己就得投案。豈有殺人放火，自己逃走的道理。就得遵國家王法，與人抵償。你若與人償命，我二人十五年的苦工，傳授於你，心血耗枯，這豈不竹籃打水，落了一場空嗎？如同我二人藝傳匪人。」

童林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學會武術何用，必當問個明白。童林隨又問道：「弟子蒙師之教，學會武技，恩師又不讓與人動手，恐傷人之性命，但不知武術用於何所？望恩師指教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童林，你化解不開。武術原有大用，往上說，報效疆場，往己身說，可以保護身體。非不令你與人動手，是沒有武術的人，不准與他動手。你若打在他的身上，輕者重傷，重者喪命。他沒有武功，豈能禁得住你打？這是不准你與人動手的理由。若真遇見有能力的、有好武術的能人，你要與他動手的人，如果動起手來，這還不准你讓他，要遇見對手時，與他動上手，你的眼要賊，步兒要隨，心要穩，手要准，打上要狠。為什麼要狠呢？因為你打輕了他，他不知你的門戶厲害；若要打重了他，他才知道你的門戶不好惹。你的門戶由此可自興一家。」

這個「藝不輕傳」，非是不讓你傳授了武藝，是藝不傳授與匪人。若不傳授與人，豈能自成一家門戶呢？還怕人不學呢！是「擇良者而授教」。這就是第四戒。要謹記在心，不可輕傳匪人。」童林答道：「弟子願遵師命，何為第五戒。」銀髯長老說道：「這第五戒，就是本身的責任。何為叫本身的責任？就是自己的一身全掛子武術，身背負者天職，就是國家辦不到的事，比如貪官酷吏，惡棍土豪，他們所作的事，國家豈能知曉！這可是你當盡的義務，應當你我終日裡，浪跡萍蹤，與人排難解紛。自己原無事，枉為他人忙。喜忠正，惱奸滑，殺奸誅佞，除惡安良，搭救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。若有忠臣遭屈，孝子被難，只要自己知曉，不辭千里，前去拯救，除暴安良。這就是本身的責任。你若背門戶之中五戒，錯行道路，定取汝首，懸於臥虎山柏樹之上。」童林跪叩：「弟子願遵門戶之中五戒。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望師指教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為師若有不對，你只管言講。」童林答道：「弟子蒙恩師之教，一不准竊取偷盜，二不准打把式賣藝，弟子有通身的武術，奉師命下山興立一家，弟子思想已久，弟子怎樣求其衣食，哪裡找飯？」銀髯仙長大笑道：「癡哉童林，萬朵桃花一樹生，天下武術是一家。用之於國，與國家出力報效。國家不用，將自己的包袱一背，走遍天下。遇有村鎮，若有把式場子（弔坎戳桿兒）走在裡邊道聲辛苦，請教師答話，照著原先我告訴你的規矩，不但他管飯，臨走的時候，還得與你帶盤川錢。」童林一聽，好在還有這麼一個飯門。（文武聖人所留，沒有餓死的道理。文的亦叫「遊學」，唸書人學而未成，不能入仕，落魄江湖。小書箱一背，到了鄉下叫「串書房」，到裡面先放下書箱，與聖人神位作個揖。然後與教學的夫子談話，人家亦得管吃管喝。可有一樣，不能白吃。吃喝已畢，人家先生把大學長文章拿過來，叫你給批點批點。你若告訴「我不認得字」，那可不行，就趕出去啦！這個「學武」亦是一樣的道理）。童林說道：「願遵恩師的教訓，弟子敢問恩師姓氏，望請賜教。」銀髯仙長說道：「你別忙，我還有事。」仙長回手在神廚內拿出一個小襪，裡面裹著一對子午雞爪鴛鴦鉞，交與童林。

仙長又拿出一個包袱來，命童林打開觀看。裡面土黃布的褲褂，白骨頭鈕子左大襟，抄包一根，鞋襪全份，俱是新的。命童林更換。童林遵命，背轉身將鞋襪新衣換齊。將舊的包於包袱之內，仍然交與仙長。仙長將包袱放在神廚以內，隨手又拿出一本書

來，交與童林。說道：「汝生平所學，都在其中矣！」童林跪接展開觀看，裡面俱是畫圖，飛禽走獸，水蟲靈動之物。童林看不明白，啟稟恩師：「弟子所學，並非圖畫。恩師何言『所學盡在其中呢』？」

銀髯仙長說道：「汝好不明白，汝豈不聞：軒轅黃帝指猿猴而留技藝。猴有三躲六閃之功，虎有三絕。察天地之氣候，訪萬物之靈動，遠取於物，近取於身，哪一件技藝，不是由靈動而求。」童林恍然大悟。（「你只顧你說，我們可沒有看明白」。只因黃帝察萬物之靈，都有天然躲閃之能力，不但猴兒，只要有吸呼的靈氣，他就有保命的秘訣。將這些學在自己的身上，這就叫遠取於物，近取於身。今之行意拳，也是行發心意，求於靈動的絕藝，故名行意，即此是也。）銀髯仙長命童林將此書收好，命童林隨時習練。童林將書帶於小褡褳之內，將雙鉞一邊一柄，插在小褡褳之內。銀髯仙長用手一指花白髯的仙長：「你這位恩師姓何，雙名道源，江湖人稱太極真人。我姓尚，名叫道明，江湖人稱無極子。我二人隱跡多年，無人知曉，千萬不可令旁人知道。你我師徒一場，無物可贈，我二人清苦，並無積蓄，今有紋銀一兩，相贈與你作杯水之資。」遂由兜囊之中，取出銀兩，交與童林。童林接過觀看，俱是零星碎塊，小小的紙包兒，隨手掖在抄包之內。復又行禮，謝過恩師。銀髯仙長說道：「徒兒免謝吧！」說著話，二位仙長站起身形，往外相送，隨走隨說道：「你到家中，見你父母，多多替我二人問安」。童林只得將小褡褳扛在肩頭，拜別二位恩師，走出山門之外。童林說道：「弟子豈敢勞動恩師遠送，請恩師回廟。」尚仙長說道：「你路徑不熟，待我指引於你。」師生三人，隨下山往北，行至不遠，又是一矮嶺。二位仙長帶童林上嶺。來到嶺上，用手往北一指：「你來看，這就是臥虎的前山。你來的時候，是誤入後山，因而迷於山谷。你看前面茂林，正北便有大道。可通於京師，你沿途保重，回家替我二人問安」。童林聽罷，不由得心中一酸。可惜十五年師生感情甚厚，不忍相離。今又奉命歸家省親，又不敢不遵。遂含淚說道：「今與恩師相別，但不知何日方能相見？」尚仙長用手一指：「你來看，青山不老，綠水常存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童林於是跪倒，與恩師告辭。遂站起身形，不由得珠淚雙流，只得與恩師相別。這就是丈夫淚兒不輕彈，只因未到傷心處。童林也是不忍分離，走十步，九回頭，仍然看見仙長在山嶺上目送。其實二位仙長也是難捨童林，依然遠望。

不表二位仙長，再說童林，只得往前趕路，走至樹林之內，回頭一看，為樹所遮，竟看不見二位恩師。童林跺腳而言：「恨童林無伐樹之能，不得觀看恩師。」（誰有伐樹之能呢？三國劉皇叔，伐樹送元直，方有走馬薦諸葛之故事。）又兼著掛念父母，歸心似箭，只得奔馳道路，就走下來了。穿過樹林，奔通京師的大道，往前行走。正行之間，已至巳牌的時分，覺著腹中饑餓，只得回手往抄包內一摸，銀兩毫無蹤跡。童林駭了一身冷汗。常言有云：「有錢走遍天下，無錢寸步難行。」這便如何是好？要知童林怎樣歸家，如何初試絕藝，請看第二回，便知分解。